

九九归一

彭三艳 王连葵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九归一/彭三艳, 王连葵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1

ISBN 7-200-04279-X

I. 九... II. ①彭...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10 号

九 九 归 一

JIUJIU GUIYI

彭三艳 王连葵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125 印张 688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200-04279-X

I·659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899 年的酒	1
第二章	1900 年的枪	6
第三章	1917 年的自由恋爱	18
第四章	1920 年的婚事	149
第五章	1925 年的电影	183
第六章	1926 年的革命和爱情	241
第七章	1935 年被查封的电影	282
第八章	1937 年的人命	312
第九章	1945 年的封条	443
第十章	1948 年的粮食	496
第十一章	1949 年的军礼和家事	516
第十二章	1950 年一个疯人的忏悔	555
第十三章	1952 年的一个警察	579
第十四章	时光的剪影	602

第一章 1899 年的酒

太太先是摔了一个茶壶，接着摔了全套的茶杯，茶盘子也摔了；然后她摔掉的是一个青花瓷瓶。她摔得那些东西在地上蹦高儿，然后都碎了，弄得满地的瓷器碎片。

年轻的老爷也在地上蹦，他躲着太太砸向他的瓷器和地上的瓷器碎片。他身手矫健，可他还是冒了汗，他昨夜喝过的那壶酒也随着汗飞了。他一边跳一边叫着：“太太你别，你别，闪着！闪着……孩子！”

可是明眸皓齿的太太早就忘了肚子里还装着孩子，她现在肚子里装着的全是火！为了老爷一夜不归她觉得

她得拼命，了得吗还？！你今天敢不回家，明天就敢往这屋里塞二房三房的！太太就依着这个逻辑摔东西！依着这个逻辑她觉得摔瓷器简直是太轻了，她绕过桌子，扑到几案上去搬那个西洋的座钟！那可是结婚的时候她爸爸何老大人送的洋玩意儿！太太搬了一下，没搬起来。老爷总算是扑了过去，把身子扑在那座钟上面：“太太！太太！这……你搬不动这个！”

秋天上午的阳光从窗格子里照进来，照在那些瓷器碎片上，斑斑驳驳地闪亮，像花瓣一样漂亮。而太太很年轻，因愠怒反而生出几分的娇媚，这样太太摔瓷器就摔出了天女散花的韵味。

“那我搬这个！”那大家闺秀转身把一个三彩马摔了。

她摔东西摔得一点儿不心疼。

可是老爷心疼了。他不光心疼他如花似玉的太太，也心疼那些宝贝瓶子。他不像他太太——何家小姐，父亲虽为大清的汉官，却是朝庭重臣，是辅佐皇上的要员。何家是京城显赫的名门望族。太太从一生下来就陪着金山银山。可他除了北京城的西山什么山也没见过。他有的不过就是在她们家当铺里当小学徒的十几年苦日子，他要是失手摔了什么东西他就得罚跪，跪算盘珠子。他跪过一次算盘珠子以后就什么也没摔过。他觉得，疼！你摔什么什么不疼啊？他就是这么想的。现在他看见太太的脸上冒汗了，太太的脸因为剧烈运动而红扑扑的，他就抓住了太太的手，救下了太太手里的一个蝓蝓罐子，然后声音放柔润了：得了我的好太太……

太太肚子里的火就在那时候灭了。也许是摔累了，她抽出了手“哼”了一声，可是那声音已经是送给她丈夫的礼物了。她丈夫于是俯下身去，又轻轻叫了声：太太……

她和他之间，一瞬间空气的质地起了变化，变得私密了。那一瞬间，醋意要变成蜜意了。

夏妈就是在这时候进来的。她端着一碗汤：“得啦得啦，小两口拌起嘴来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就不怕从嗓子眼儿里往外冒火？”

老爷一下子就挺直了身子，变成了当家的老爷。他看见夏妈一个仆人跟看见一百个仆人没什么不一样。他的面容也变得凛然。

太太已经跟夏妈撒娇了：“夏妈你看看他……”

夏妈把汤碗蹾进太太手里：“别闹啦，刚怀上的身子最怕伤胎，快把这益母安魂汤喝了，让老爷也赶紧歇着去吧。”

提起肚子里那金贵的孩子，太太又委屈了。她把汤碗蹾到了老爷面前：“让他喝！让他先安安魂吧。瞧我脸上要长蝴蝶斑了，他那魂儿啊，早飞到八大胡同去了。”

这、这、这像话吗？！老爷的身子一瞬间又往高里拔了一下，他看了夏妈一眼，他的声音也拔高了：“你！”他说，“你还闹起来没完了！就好像我真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似的。难道说你一怀孕，我一个爷们儿家就得天天在家陪着你谁都不见了？”

太太往老爷面前冲了一下：“你见！你见！你天天晚上都出去见！”她又想摔东西了。

她回身去找，这回找到了夏妈用了二十味药调制的给她保胎的宝贵汤碗。

在汤汁和碗林林总总地飞溅出去的一瞬间，太太开始后悔了，她想起了肚子里的孩子，她觉得，真不如把那汤喝下去。

那天上午最该冲进去劝太太的是太太的陪嫁丫头灵丫儿，可是她没去。最该冲进去劝老爷的是老爷的跟班兼车夫贾把式，可是他也没去。他们俩躲在厨房里。贾把式抖着手剥掉了七八层纸，才露出了一朵红绒花。他憨憨地笑，他还不肯碰灵丫儿的鬓角，他用手指了指说等办事儿那天，你就戴在这儿。

灵丫儿笑了。灵丫儿说：“那还有呢？”

“还有？……不是都说完了吗？”

“那再说点儿。”灵丫儿说。

“那行，再说点儿……”可是他没话了。

“说呀。”她催道。

“那什么……”他憋了半天才说，“往后你要是……那什么了，可别跟太太似的生这么大的气，回头再把咱们的孩子给……那什么了……”

这就算是对灵丫儿的海誓山盟。

灵丫儿的脸腾地红了，她把脸扭到了一旁，嗔道：“说什么呀？”

他们之间的空气也在一瞬间变得稠密了，私密了，甜蜜了。而夏妈也是在这时候冲进来的，她叫道：“灵丫儿，快着吧，太太要回娘家，这事儿还越闹越大发了！”

那个深秋的上午，悬在郑家大院那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上面的太阳是明灿灿的。阳光还穿过叶子黄了但是还没有掉下来的那架紫藤，留在地上一片斑斑驳驳细细碎碎让人眩目的光点，不可思议地带着青葱馥郁的感觉。

在这个上午以前，他们四个人：年轻的老爷郑天寿、年轻的太太、贾把式、灵丫儿，他们多么年轻、单纯、明亮。

就在太太上车以前，她还回头看了一眼，她想看看老爷追出来没有。他没有。他站在正房门前犹疑，他没有追上去还是因为他觉得有一百个仆人看着他。他站在那儿看着他太太和灵丫儿耳语，他不明白太太为什么忽然脸上是那么明媚的笑容，而灵丫儿也没事儿人似的一脸秘密的笑意。他看着太太上车跟贾把式走了，而一脸笑意的灵丫儿留了下来。

老爷到底没去追他太太，他回到屋里。他让夏妈给他烫酒，烫了一壶又一壶的酒。

他还不知道，酒是他的敌人。许多年轻人在他还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酒是敌人。

他喝酒喝到天黑。他喝得满院子酒气熏天。

夏妈也是底下人。她有底下人对底下人的那种好心好意，她觉得，老爷原来不也是底下人来着吗？她在私底下跟灵丫儿说：“灵丫头呀，不是我说你们小姐，没这么拿爷们儿不当事儿的。大户人家的小姐也不能想回娘家就回娘家啊！让自个儿的爷们儿折腾得豆角秧似的，蔫头耷脑地直不起来，她脸上就好看了？再说，这么闹下去，老爷回到铺子里怎么主事儿呀……我听把式说，自打老爷娶了你们小姐当上了掌柜的，铺子里满屋子飞的都是闲话。他那个姓包的师兄，天天翻着眼睛等着看老爷的笑话……”

只有灵丫儿知道太太为什么回娘家：太太给老爷和未来的小少爷要铺子去了，她要让爹答应，天和当改姓郑天寿的郑字。可这是一个秘密。所以她打断了夏妈的唠叨。她说：“行啦，您老人家就别再撺火啦！快睡吧。我插大门去。”

“哎，把式还没回来呢不是？”

“他呀，明儿一早才回来呢！”

“什么？哎怎么回事？”

灵丫儿几乎说出那个秘密了，她咬住了嘴唇才咽了回去。她又笑笑：“先不告诉您。明儿一早您就知道了。”

灵丫儿说她去插大门，好久也没有回来。

夏妈要老了，精气神儿不济了，她等得不耐烦了，上了炕要睡，又想起来忘了封火。她又下了炕，出了屋，穿过跨院，走过月亮门，夏妈已经闻见满院子的酒气。她来到正院，穿过紫藤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觉得是被酒气熏着了。等她站稳了，她听见正房里传来灵丫儿绝望的哀求：

老爷……您不能这样。老爷……您醉了。

第二章 1900 年的枪

1. 生！枪声算什么

奉时和富贵，这两个孩子生于同年同月同日，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至于是不是同时，这一点后来谁也没有闹清楚过。因为当时太乱。

他们出生的那年，1900 年的夏天，天气酷热。据说每有兵灾之象，天气就会异常，反常地寒冷或酷热，反常地旱或涝。那年，先是义和团，紧接着就是洋鬼子。洋鬼子多威风呀，连太后老佛爷都跑了。紫禁城空了，北京城也就不剩什么了。

北京城就剩下了烈日。

灵丫儿挺着足月的肚子，端着一盆热水，忙忙地走向正院太太的房门。她希望走得更快一点儿但是她已经走不快。天空中突然响了一声炸雷，灵丫儿给震蒙了，手里的铜盆“当”的一声扣在地上。水洒了一地，空了的铜盆在地上“嗡嗡”直响。

夏妈从正房里跑出来：“把式家的，哎哟，小心点儿！”

灵丫儿受了惊：“夏妈……好好的好好的，怎么打雷了？”她抬头看了看天，可是太阳在天上，好好的。

“哎哟那不是雷……”

夏妈的声音还没有落下去，又两声枪响，有一颗子弹打在了房顶上。子弹顺着房檐往下滚。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站在那儿，听着子弹在房上滚，一时呆住了。终于，那子弹落了下来，“当”的一声，砸在铜盆上。灵丫儿惊叫了一声，忙过去拣起盆，看看砸漏了没有：“这枪……枪，怎么都响家门口来了。”

夏妈忙接过脸盆：“给我吧。”她指着灵丫儿的肚子，“你身子也笨成这样了，可得小心！待着去吧！”

“不，还是让我……”灵丫儿说，一边说一边仓惶地抬头看着天，“夏妈，让我伺候着太太，我心里还觉得舒坦点儿。”她没看夏妈，拿着脸盆走向前院。

“哎你……唉！”夏妈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担心地抬头看着天空，“这该死的洋鬼子！闹！闹！没瞅人家生孩子呢吗？造孽！”

郑太太在正房里，忍受着生产的煎熬：“夏妈，我……我不生了，叫灵丫儿，我要回娘家去！”她呜咽着，“天寿呢？天寿！天寿！”

随着一串脚步声，郑天寿在院子里叫着：“太太，太太！”

他冲进堂屋。

夏妈忙从里间出来，推着要进屋的郑天寿：“老爷，老爷，您别进来，快出去！出去！”

“……她怎么了夏妈？”郑天寿焦急地说。

“头回生都这样儿！”夏妈说，“把式呢？”

“找接生婆去了。”

“街上兵荒马乱的，接生婆没准儿早跑了。真新鲜，没见过人家这儿生孩子满世界还带开炮的！”夏妈抱怨道。

凌空又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紧接着院里又一次传来铜盆落在地上的声音。隔着竹帘，夏妈和郑天寿看见灵丫儿捂着肚子倒在阶前，他们忙从正房跑出来。

“夏……夏妈，”灵丫儿呻吟着，“我好像要……哎哟！”

夏妈大惊失色：“啊！要小产！老爷，快着，帮把手抬屋去。”

这时，屋里传来郑太太的高声呻吟：“天寿……”

贾把式整天都在街上找接生婆，但是真像夏妈说的，北京城里的接生婆好像都跑光了。街上到处都是被洋人烧毁的义和拳的神坛，还有被枪穿了洞的尸体。傍晚的时候，贾把式才丧气而焦急地跑进来，一进门儿就听见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贾把式愣了一下，绷着的脸才放松了：“好家伙，这动静儿！得，反正找着也没用了。”

他走进正院，夏妈正抱着一包衣物放进洗衣盆里。贾把式走过去，嘿嘿笑了：“夏妈，太太生了？”

“生了生了，是个小少爷。”夏妈看到他腰里鼓鼓囊囊的，“你那腰里揣的什么？”

“啊？哦！”贾把式从腰里掏出一支手枪，“您瞅！”

“我的小祖宗！”夏妈跳了起来，“你怎么弄个火筒子回来呀？这要让洋兵瞅见了，不得说你是义和拳！快扔了！”

“刚跟街上捡的。这阵子乱七八糟，正好拿回来防防身。”贾把式舍不得把枪扔掉，又揣回怀里。

“你媳妇给你添人口，”夏妈抱怨道，“你往回捡火筒子，多不吉利！”

“什么？我媳妇？”贾把式一愣，“……那不是还不到日子呢吗？”

夏妈一拍脑门：“我真是老了！说的也是，你这儿子，非争着抢着跟郑家大少爷一块儿出生，拦都拦不住……”她笑了一下，“傻小子，还这儿愣着，还不快看看你媳妇儿去！”

2. 老 爷

郑天寿一个下午都盯着锦缎丝绸包裹里的那张小脸儿，他儿子。他感激他太太给他们老郑家接的香火。院墙外头兵荒马乱又怎么着，他郑天寿还是有了儿子。他从怀里掏出一对金镯子戴在太太手上，温存地说道：“辛苦啦太太！”

郑太太头上裹着包头，靠在枕头上望着他笑。

他抱着奉时在地上转起了圈子。太太着急地叫着：“刚落生儿的孩子，哪儿受得了你那么悠？”

郑天寿不悠了。他看着孩子的小脸，半天抬起头来说：“这孩子呀，排奉字辈，我说就叫奉时吧？时来运转，逢凶化吉，怎么样？”他亲着孩子的脸蛋，叫道，“奉时？”

太太眼睛里全是满足的笑意。

夏妈端着汤碗走了进来。在门边她停了一下。她那么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郑天寿，又看了一眼他怀抱里的小少爷，才走向太太。

太太喝了口汤：“夏妈，灵丫儿怎么着啦？”

夏妈又瞥了一眼郑天寿：“灵丫儿她……她说对不起太太

您，她不该这时候给您添乱。”

“什么添乱不添乱的。”太太说，“我问她怎么着了，孩子生出来了吗？”

“她……还让我跟老爷说一句话，她不该让孩子在这院儿里生下来，以后该给老爷添乱了……”

郑天寿一愣：“灵丫儿也生了？”

夏妈的目光又落在小少爷的脸上：“生了，是个男孩……”

郑太太又高兴又不安地：“你瞧瞧，都是为我累的，都没足月儿，就小产了。”

只有郑天寿，脸上的笑容瞬间凝住了。他又抱了奉时一会儿，等太太疲倦地睡了，他放下孩子，轻轻走了出去。

3. 孩子他爹

灵丫儿疲倦地靠在枕上，有些矛盾甚至是不知所措地望着贾把式。她没有欢喜。她惊惶。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身旁的炕上，放着普通粗布包裹着的婴儿。

当了爹的贾把式望着婴儿，喜不能禁：“瞧这小脸儿嫩得，跟鸡蛋清儿似的。”他抬起头，看到灵丫儿忧郁的样子，忙从桌上拿起鸡蛋，剥了一个，递给灵丫儿，“你说多悬呢，就你一人儿……连个照顾你的人也没有，都光顾着忙活太太跟小少爷了。”

“小少爷？”

“啊！你说也邪行！咱儿子还不到月份儿呢，非赶着跟小少爷一块儿来。八成儿这俩小子是有那么点儿缘分！”

“缘分？”鸡蛋被灵丫儿用指甲掐着，变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掉在地上。

“这小子啊，长大喽跟小少爷，八成就像你跟太太，我跟

老爷似的。”

灵丫儿脱口而出：“不是！”

“啊？”贾把式不明白灵丫儿干吗那么着急。

可灵丫儿把鸡蛋扔在地上，难以抑制地发起急来：“就不是！我儿子不伺候人！你瞧他这小样儿，我看着就心疼，凭什么我们生来就得伺候人！”

贾把式惊讶地回头，看见两行眼泪已经从灵丫儿的眼角滑下来了。他慌了：“哟，哎哎，我说灵丫儿，你……你怎么了，啊？”

“把式，咱们走吧。”她说。

“啊？什么？”

灵丫儿抓住他的胳膊：“你带上我们娘俩走，走远远儿的，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啊？”她掀开被子，立刻就要下地。

贾把式忙拦着她：“是不是……你慢慢说，这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你甭问了，反正我就想走，走远远儿的。我自个儿的孩子我自个儿疼，我也不让他受人的气。”

贾把式望着灵丫儿，忽然笑了：“你看你，你吃太太的醋干什么？她天生就是个小小姐，她的孩子，天生就是个少爷。咱们的孩子呢，天生儿就是小门小户，你致这气干吗？”

“谁致气了谁致气了？”灵丫儿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忍了忍，可是她的目光落在襁褓里的那个婴儿脸上，那小脸儿多么嫩，多么娇贵，简直碰不得。凭什么他大了要伺候人？

“他本来……本来就该是少爷。”她说。

“你说什么？”贾把式好半天看着灵丫儿的脸。

“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灵丫儿不顾一切了，“可是我……我没想我真的怀了他，我更没想到我一见到他，我心里就替这孩子抱屈。他本来……本来不该是下人的命啊！”

贾把式慢慢抬起头，定定地望着灵丫儿，目光中带着火光。他的目光慢慢移向放在一旁的手枪。灵丫儿惊恐地望着他：“把式哥……”

贾把式半天才狼一样地嚎叫道：“我崩了他！”

贾把式的手伸向手枪，灵丫儿扑上来抱住他的手：“把式哥，我知道你心里有火，我知道你觉得窝囊！这事不怨别人，都怨我！都怨我骗了你，我不该让你为我背这个让人耻笑的名声。你要打，要杀，你就对着我来吧！”

贾把式疯了一样想甩开她：“躲开！”

灵丫儿也疯了一样顽强地抱住他：“把式哥你千万不能这么办！你和我都从小没爹没娘，要不是老爷和太太收留，咱们早就喂了河沟里的游鬼了。天大地大的事大不过人的良心去，你可不能干坏良心的事儿啊！”

“我？我坏良心？！”

“不，不是你，是我！是我！他真的是喝醉了。要说坏良心的，是我！”

贾把式挣脱了灵丫儿的手：“你别说了！”他扑向门口。

“求求你了！孩子他爹！”灵丫儿在他身后发出一声绝望的哀鸣，濒死的哀鸣。

贾把式在门边呆住了。那声哀鸣，那声孩子他爹，把他的心叫软了。他手里的那把枪掉在地上，站在那儿，他哭了。他拿她、拿眼前这孩子，甚至拿郑天寿，都没辙了。他在一瞬间就得做这一生的决定，他杀了郑天寿，还是当这孩子的爹？

4. 当铺遭抢了

夏妈在厨房里把太太喝的汤也盛了一碗，要去送给灵丫儿。她走到厨房门口，郑天寿走了进来。夏妈忙让到一旁：

“老爷。”

“凡是太太吃的用的，也给灵丫儿送去一半儿。”他说。

“哎。”

“甭舍不得。她也怪不容易的。”

“哎。”

“您看着要是把式他们缺什么，就跟我说一声儿，我是说……别委屈着孩子。”

“我知道，老爷。”

郑天寿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夏妈，灵丫儿……没事儿吧？”

“没事儿。”夏妈声音平平地说，“母子平安。”

“哦，那就好，那就好。”郑天寿说。他还想说什么，又犹豫着停住了：“就这么的吧。”他转身往正院儿走，又停住了，又找补了一句：“对了夏妈，我这都是替太太，她跟灵丫儿情分深。”

“我知道，老爷。”夏妈还是声音平平地说。

这时候大门被猛烈地捶响了，一个男人凄厉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开门！开门！”

郑天寿忙跑过去，打开大门：“包掌柜？”

天和当的掌柜包世和满脸的血迹冲了进来，头发乱蓬蓬的，衣裳都撕破了，魂也被吓没了似的，他扑到影壁上靠着，接着就瘫了下去：

“东家，不好啦，铺子！铺子让抢啦！”

郑天寿愣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等着包掌柜说下去。

“都抢光了！”包掌柜缓了一口气，补充道，“天和当这下全完了！”

郑天寿想看看包世和有没有致命的重伤，他发现他没有，只是被吓丢了魂，就松了一口气。他愣愣地站着，看着已经黑

乎乎的天，看了有一阵子。忽然，他笑了笑：“这天儿怎么黑成这样儿！”

包掌柜困惑不安起来，他把脸凑近了郑天寿：“东家，怎么啦？你……气迷瞪了吧？”

郑天寿推开了他：“我是迷瞪了，迷瞪了快一年了。我这回遭报应了我！”他转身往后院走去。

包世和眨巴着眼睛：“您说什么呀？什么快一年了？”他愣了愣，觉得郑天寿可能真是气迷心了：“那……那我还是回铺子瞅瞅去吧。”他忙溜了出去。

夏妈挡在了通向后院的月亮门前：“老爷……你听我说，这可不行啊！”

“夏妈，您让开！”老爷说。

夏妈壮着胆子拉着年轻的老爷不肯松开：“老爷，俗话说，空了肚儿的葫芦还能当瓢使呢。铺子抢没了，可咱的日子还得过。您这么一闹……”

郑天寿拍拍夏妈的手：“夏妈，我不是闹，我是去认我自己的儿子！反正我现在又成了穷光蛋了，我就剩下这两个儿子了！”他挣脱了夏妈的手，绕过她，走向后院。

5. 儿子的事能二乎吗

郑天寿站到了把式的小屋里。以前，他从来没有到小屋来过。他是老爷，他是不会到下人的屋里去的，那成何体统？但是现在他来了，他站在把式的屋门口，瘦高的身体挡住了整个的门。他觉得屋子里的灯光真暗，他好像谁也看不清。或者，他谁也不敢看。

“都快一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虽说那天晚上我是喝醉了，可我觉得我肯定干了一件天打五雷轰上对不住祖宗